

当代小说文库 · DANGDAI XIAOSHUO WENKU

文兰 著

丝路狂想



当代小说文库·



ANGDAI XIAOSHUO WENKU

文兰 著

丝路摇滚

出版社

北京·1994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摇滚/文兰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4. 8

ISBN 7-5063-0846-0

I. 丝…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N. 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703 号

丝路摇滚

作者: 文 兰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装帧设计: 杨文煜

插图: 王 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33 千

印张: 18.25

插页: 6

印数: 0001—15, 000 册

版次: 199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846-0/I·837

定价: 16.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小传

文兰，一九四三年出生在白居易写《长恨歌》之地。自青少年起酷爱文学、绘画、音乐。三年困难时起务农、教书、当兵、放电影、文工团编导、公安刑事侦查、法院法官等。一九七六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〇年调任专业创作。至长篇小说《丝路摇滚》前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出版有长篇小说《32盒录音带》、中短篇小说集《攀越死亡线》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咸阳市艺术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华易学科学院副秘书长。



文彦

的口令：“立正——”雨中的职工们见领头的狼娃将军般威武豪壮，²似监狱长训教犯人般严厉森严，个个也都神经质地“叭”一声立正。狼娃紧接着便声色俱厉地吼道：“现在我宣布：‘今天的会只有一个内容——淋雨！’”

秋^末的天气是个变脸鸡，瞬息万变。一股暴风，几声雷鸣，一阵磅礴大雨，一片石料上站的所有男女职工尽都浇得落汤鸡般泥猴了。

一会儿工夫，雨住风息，一把如剑的金光从紫色的云洞中直刺狼娃、马驹子站的最^高处，就刀雕了一组青铜般的塑像在阳光里。会场的职工们抬头睁眼看去，就发现刚才^雷大雨如注，他们都挤了眼儿时，狼娃竟脱了上衣抖了膀子腋下夹了用衣服裹了的那些材料。狼娃见雨过天晴，职工们都站立如柱，就宣布道：今天风

1386

作者手迹

目 录

小引	(1)
----------	-------

卷一

——一个西北狼关于两个女人及其大西北乡村的叙述

第一章	狗胆包天的计划	(5)
第二章	媳妇妹	(22)
第三章	父亲·猴爸·通行证	(32)
第四章	旅途奇遇“洋女人”	(53)
第五章	不可思议的决定	(74)
第六章	“洋太太”风波	(84)
第七章	一个农夫的演说	(103)
第八章	色彩斑斓众生相	(112)
第九章	男子汉	(131)
第十章	女人就是女人	(147)
第十一章	人之初	(165)
第十二章	枣树·莲花·娘娘婆	(188)
第十三章	村长·神算·蹲不下	(203)

第十四章	第一批“留洋”	(222)
第十五章	工程师戏说皇上墓	(233)

卷二

——一个南国女子眼里的西北狼

第十六章	回南方	(267)
第十七章	重返枣树沟	(288)
第十八章	第一次打击	(308)
第十九章	第二次打击	(337)
第二十章	市长·亚当·香头会	(354)
第二十一章	人祸	(375)
第二十二章	夭折的庆典	(402)
第二十三章	逃往南中国	(419)

卷三

——本书作者关于故事结局的叙述

第二十四章	拉着狼猴的尸首上土台	(445)
第二十五章	下广东·捞世界	(457)
第二十六章	西北狼潇洒走一回	(480)
第二十七章	相聚在南国	(497)
第二十八章	重整旗鼓	(518)
第二十九章	怪胎	(540)
第三十章	摇滚乐中的葬礼	(564)

小 引

在秋末那个乱云飞渡的黄昏，当狼娃一脚蹬开他离开枣树沟后他猴爸在窑前盖起的那三间瓦房的大门，他猴爸就吊在他的当面。猴爸从一根环形的绳套中伸出头来，吊着脸，长长的、平时老往前翘的下巴颏儿紧紧地贴着脖子栽进胸前的锁骨窝儿。那根绳把他猴爸的脸勒得跟驴肝一般乌青，那两只被挤出眼眶的、像玻璃球一般泛着白青色的眼珠子就死死地盯着他。猴爸鼻涕流满上唇，那根发紫的、平时说过许多俏皮话的舌头，这时像热天狗的舌头一样从嘴里吐出来，令人恶心地耷在下巴颏儿上。猴爸的胳膊腿儿很规矩地吊着。在狼娃的印象里，他猴爸还从来没有这么规矩地吊着胳膊腿儿呢！

狼娃知道他猴爸把自己挂在屋梁上已有许多时辰。他明白猴爸已经无救。他垂下头来看见猴爸那两只穿着他从部队复员时带回来的、如今已磨得几乎要露出脚后跟的解放鞋的大脚离开地面有二尺多高，加之猴爸的身材高大，所以他只有仰着头才能看见猴爸那根吐出来的长舌头。他看见他猴爸悬在空中，就像古庙里吓唬敬香人的门神那样，不仅显得高大，而且凶神恶煞。那根绳索往上提着他猴爸的脖子，就使猴爸微俯着脸。他还看见他猴爸那往常总是笑眯眯的、此刻显得痴呆的眼珠好像在盯着他眼前的地面，而他却总觉着猴爸在盯着他，就像恨自己有许多对不住他的事没顾得上向他道歉，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向他嘱咐，就不得不这样走了。狼娃看见他猴爸这样，一时

间竟惊呆了，震惊得傻头愣脑不知所措，以至过了很久才慌脚乱手起来。狼娃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在南方接到发自枣树沟的电报上是说他猴爸病危，要他回来啊！此刻他就不明白一生酸汤苦水总也洗不掉那张笑脸的猴爸为什么最终要走上这条路呢？他就更不明白，那个和他青梅竹马缠缠绵绵以至后来恩恩怨怨死去活来的“媳妇妹”绵绵将他和那个南方来的女工程师一把火烧走，他猴爸和枣树沟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而在绵绵的火上泼油，直至他和女工程师逃走之后，他猴爸竟抄了他的后路，承包了水泥厂，当了水泥厂的厂长！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套进绳索挂在房梁上呢？“猴爸你怎么不好好想想？”狼娃在心里责问他猴爸，“你为什么要搭伙儿将你狼娃赶走？不就因为你狼娃和那个外路女人睡过几回觉么？可你老人家年轻的时候，不也和比你狼娃还多得多的外路女人睡过觉吗？”

卷 一

——一个西北狼关于两个女人
及其大西北乡村的叙述

第一章

狗胆包天的计划

那是几年前同样一个天上飞动着乱云的黄昏，我从大队部出来去砖厂找猴爸商量我经过半年谋思才作出的一项在枣树沟修建水泥厂的计划。为了实现这项狗胆包天的、最终送了猴爸老命的计划，使我和绵绵的婚事纠纠缠缠了好好六七个年辰，弄出许多让人肝肠寸断的事来。

我要找的所谓猴爸，实际是我堂叔，外号狼猴。猴爸的外号是因为他高大的个头和身体上部前倾的形状像一只觅食的老狼，而脾气像一只不安分的大马猴获得的。我十二岁的时候被我爹狼山贵过继给我堂叔狼争福当儿子，从此我将堂叔叫爸爸，直到我十五岁，取掉一个“爸”而只叫爸。又因爸的外号叫狼猴，于是外人在我跟前提起爸的时候，就总是说：你猴爸怎么的。猴爸就猴爸，我小时就这么叫。猴爸听我这么叫就笑。

我刚出大队部的院子向村南二里多地的砖瓦厂走去，就像一条常在家门口低头蹿来蹿去的狼狗被抛落在一片茫茫无际的荒原上一样。我们这儿虽说大西北的东部，可对于大西北的东部，却又完全可以说是它的小西北了。因为西出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古长安，穿过周、秦、汉、唐等朝代老先人沉睡着的、大山一样的古墓群，往西北再行二三百里，令人目瞪口呆的差异就会突然把你一下子仿佛抛向了万里之外的一片广袤的荒原。加之时至傍晚，这一带仿佛缩小了的“河西走廊”浸入一片无

边的昏暗。白日那些裸露在阳光下的山梁、河沟、原畔以及没有树木掩盖的村落此刻都和阴云抹去星光的天空溶为一体。黄土高原的深川大沟本来就给人一种深沉、荒漠、古远的感觉，此刻无边的昏暗仿佛更把它推回几千年前的一片浑沌。我沿着大队部门前的旧公路向砖瓦厂走着。原先这是一条通往兰州的公路，几年前改道到王河的东边去了。这条路穿过我们这片落后贫瘠的黄土地，就像一根闪光的银线穿入了披在大地上的一件褴褛的百衲衣。我一边走，一边在黑暗中追觅脚下这条路的历史。在一口气接连说完一百个爷爷的爷爷的那时候，脚下这条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路是从古长安通往波斯国去的，是一条中国最早对世界开放的商路。那时候我们的老先人尻子^①朝东脸朝西地经过这儿，把一匹匹明光耀眼光滑如水的绸缎送到西边很远很远的、连孙悟空拐个弯儿向南也没有向西而去的波斯国；而那里的红鼻子绿眼睛大胡子、被求佛的唐僧视为妖怪的洋人却尻子朝西脸朝东，带着叫我们老先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也经过我们这儿，到华夏皇上爷住的古长安去。那时候离古长安三百余里，常常听到马队、驼队铃铛声的老先人甩着水袖，捻着后来演戏时才戴着的和马尾巴一样的长胡子，显得是多么文明！多么自豪！可是过了一千五百多年，自从那个狗日的郑和和那个洋屎^②日的哥伦布驾着船在海上漂了几个来回，就把我们老先人走了一千五百多年的这条路像抛弃一条烂绳子似地抛进历史的野沟里去了！把我们这些像线疙瘩一样系在丝绸之路边儿上的老先人像抛驴粪蛋儿一样抛向一片渺无人烟的荒原里去了！而远在诸葛亮的时候就被称作荒蛮不毛之地的南方如今成了文明世界，而我们这条原本文明发达的、距丝绸之

① 尻子：陕西方言。尻（音 gōu）子即屁股。

② 屎：陕西方言。屎（音 qiú）即男性生殖器。

路发端不远的地方反倒成了像十六世纪美国西部一样人迹罕至的荒漠！

狗日的历史！

回忆漫长的历史，脚下的路就显得短，我不知不觉中已踏进一片没有围墙的砖瓦窑场的场地。这座砖瓦厂名义上是乡填企业，实际上是村办企业。就加工建筑材料而言，可以叫厂，而就厂貌来说，实在可以说成场了。没有围墙，没有厂房，没有花坛和水泥道路，也听不见有什么机器的轰鸣。这儿的产品没有贼偷所以也不用设置门卫。左边那几堆掘起的土堆像二百里外唐高宗李治他婆娘的大墓子，而右边那一排排垒起的砖坯为防雨披盖着塑料薄膜，在昏暗中闪着幽幽的亮光，从远处看去，仿佛一排巨大的恐龙的肋骨。在这一排排砖坯的南头，是一座小城堡一样的卧式轮窑，此刻在昏暗的夜色里，窑面上浮动着乳白色的蒸气。在轮窑的一头，竖起一根高高的烟囱，如今轮窑装上了抽风设备，烟囱放弃了，孤零零地竖着和轮窑连在一起，犹似朦胧夜色中竖颈而卧的一只巨大的无头天鹅。轮窑西侧不远处，在一道塍坎边儿，是两孔如今被废弃了的竖式旧窑，仿佛在高土坎边掘出的两个巨型的罐。四年前，即一九八一年，猴爸领导全村群众在这两孔罐窑里开天劈地一次烧出了八千四百块红砖，从而把一解放就以农会名义扎在地主李万贯窑里的大队部搬到窑外的大瓦房里。

那也是像今天一样的一个黄昏，两孔土窑装满了手工做成的八千四百块砖坯。吃饭的时候，全村七百四十多口仰望苍天的男女老少从各家的窑洞里走出来，像古代要进行一次举义似地聚集到大队部窑前的场院里，等到全村的人都到齐了的时候，大队长赵百虎和担任支部副书记的猴爸狼争福像出门远征的将军一样从窑门里走出来。身体前倾下巴颏儿上翘的猴爸跨上大队部门前的一只碌碡，宣布道：“乡亲们，各位社员同志们，今

黑咧咱大队部砖瓦窑点火。现在，一满跟我给窑场走。”猴爸宣布完毕下了碌碡，和赵百虎带头向窑场走去，众乡亲也都没有队形地相随而去。当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回村不久，不明白砖厂点火为什么要全村人去，于是也夹在人群中一起向窑场走去。猴爸和赵百虎把全体村民一齐带到砖瓦窑前的场地上，大队长赵百虎首先一声不响地带头跪下，于是全村所有男女老少到达后也都随之双膝跪地。这时，我看见砖窑门前放着一张土改时从地主李万贯家抬到农会并一直用到今天的八仙桌。桌上已摆好一碟红枣，一碟苹果，一碟彬州梨和一碟油炸麻花。在这几碟供果后边，是三尊大小不同的祭神时用的香炉，这会儿两边的香炉里插起两根二尺长的大红蜡烛，中间一尊香炉的前边还放着几卷香蜡黄表。蜡烛已经点燃，红色的烛焰在风中顽强地摇摆着。当村民陆续跪下的时候猴爸一改平时喜好逗乐的脾性，俨然一位装神弄鬼的法师一样神秘着脸在桌前忙乎着。大队长赵百虎站起来，宣布道：“现在，点火仪式开始！”宣布完又跪下来。这时，我看见猴爸从桌上拿起一撮香在蜡烛焰上点燃，又轻轻地摇了几摇，待焰熄了，香头上留下几点星星一般的红点儿时，就后退几步，双手捧香，神圣地打躬作揖三下，然后又走到桌前，将香插入香炉，又顺手取一沓黄表，卷成喇叭形，同样放在蜡焰上点燃，随之迅即跪地，双手将正在焚化的黄表举在头前。黄表一边焚化，猴爸就抬头向天，表现出一种像教堂的神父一样虔诚的样子，大声地祷告道：

“诸位尊神在上，我枣树沟砖窑今日开业点火，我全村社员群众求老天保佑，若烧得一窑青砖蓝瓦，我等七百四十名社员群众愿许诸神一挂盘香，一台小戏，今后年年朝拜，岁岁敬香。如不还愿，天打五雷轰！枣树沟大队党支部敬许。”

猴爸就这样不俗不雅不土不洋不伦不类地求神许愿完，黄表也刚刚燃尽。猴爸于是双手一松，几片纸灰就蝙蝠似地飘浮

到空里去，随后待那几片纸灰在半空里又飘飘摇摇地下落时，猴爸一声令下：“磕头！”于是全体村民躬腰垂首虔诚三叩，那动作整齐划一，犹似一人。我心中不禁吃惊：猴爸刚才没有让大家连叩三头，为什么村民们竟不约而同地三叩首并那般动作一致？我想这大约是可怜的华夏民众数千年来在求神拜佛或大兴礼仪中养成的一种最顽固的深抵髓骨的奴性习惯吧？俗话说，入乡随俗，猴爸做为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能跪拜神灵，那么夹在数百名传统划一的村民中的我这个复员军人，自然也不得不低头叩拜了。我在部队入党宣誓时，听见头顶的喇叭里唱《国际歌》时，有一句歌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今儿猴爸领导村民办砖瓦厂搞企业全靠自己辛勤劳动，但竟以党支部的名义对天许愿，求神保佑。我想尽管时代已跨进了八十年代中期，可是在这大西北东部的小西北的世界里，带有几分“土八路”味儿的唯物主义党派的党员们也只能靠着神灵的保佑了，何况我这带着几分猴气的爸两年后才入的党，一年前才做了党支部副书记呢！当下，全体村民三叩首毕，一齐直起上身，但没有首领的将令，没有人站立起来。我刚从部队回来不久，加之本来就有点狼性，实在有点耐不住性子了。这时，大队长赵百虎和大家一起磕完头，独自站起来宣布道：

“现在点火！”

赵百虎刚宣布完毕，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外号叫李喷呐的父子俩便从跪着的人群中站起。李喷呐双手把一把二尺多长的喷呐举在胸前，十五岁的小儿子煽煽跟在李喷呐身后，将一副脸盆大的铜鐻^①在身前，相随向八仙桌走去。这时，赵百虎绕过八仙桌，从桌上抓起一沓黄表，依样卷成漏斗状，放在

^① 鐻：陕西方言。鐻（音 zhòu）即举。